



The Good Soldier Švejk

好兵帅克

(捷克) 哈谢克◎著 李毅◎译



(全译本)

好兵帅克

(捷克)哈谢克 著

李 毅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兵帅克 / (捷克)哈谢克著;李毅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500-0955-4

I. ①好… II. ①哈…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
捷克—现代 IV. ①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2352 号

HAOBING SHUAI KE

好兵帅克

(捷克)哈谢克 著 李毅 译

出 版 人 姚雪雪
总 策 划 杨建峰
责任编辑 刘 云
美术编辑 松 雪
制 作 王 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42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6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955-4
定 价 55.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4-10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这部小说以一个普通士兵帅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为主要内容，通过对帅克所遭遇的事情以及他所遇到的各类人物的描写，用讽刺、幽默的笔调，将残暴腐朽的奥匈帝国的丑恶现象揭示得淋漓尽致。这部作品于一九二三年问世，当时就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到了今天，本书的主人公帅克更是成为世界上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人物，《好兵帅克》现在已经有五十多种文字的译本，足见它的魅力是无穷的。

帅克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是一个以卖狗为生的普通百姓，参加了军队之后，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对皇帝和军队的“忠心”真是无以复加。这样的一个人物，怎么会让人们如此喜爱呢？但就是这么一个“忠心耿耿”的士兵，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时却引发了无数令人忍俊不禁的笑话。是这些命令导致了这些荒唐故事的发生，帅克的所作所为正是要揭示反动的奥匈帝国本身的荒谬性所在。

表面上看来，帅克是一个“傻瓜”，实际上他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对黑暗、反动的势力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帅克的天真无邪、镇定自若而又诙谐机智的性格，集中体现了捷克人民的智慧和幽默感。

作者雅罗斯拉夫·哈谢克（1883—1923）是捷克著名作家，《好兵帅克》是他的代表作。他在一九八二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文化名人”。

二〇一四年三月

目 录

第一部 在后方	1
第一章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	1
第二章 好兵帅克在警察局里	12
第三章 帅克在法医面前	21
第四章 帅克被赶出疯人院	27
第五章 帅克在萨尔莫瓦街上的警察局里	32
第六章 帅克冲出迷魂阵又回家了	39
第七章 帅克从军	49
第八章 帅克成了装病逃避兵役犯	55
第九章 帅克在警备司令部拘留所里	71
第十章 帅克当了团队随军神父的勤务兵	93
第十一章 帅克陪随军神父去做战地弥撒	117
第十二章 一场有关宗教的辩论	127
第十三章 帅克去为别人举行终傅仪式	134
第十四章 帅克当了卢卡什上尉的勤务兵	149
第十五章 灾祸临头	192
第二部 在前线	206
第一章 帅克在火车上的厄运	206
第二章 帅克远征布杰约维策	224
第三章 帅克在基拉利希达的奇遇	287
第四章 苦难重重	341
第五章 从利塔河畔摩斯特到索卡尔	363
第三部 光荣的败北	402

第一章	在匈牙利大地上行进	402
第二章	在布达佩斯	454
第三章	从豪特万至加里西亚边境	499
第四章	前 进	544
第四部	荣耀的失败之后续	591
第一章	俄国战俘队中的帅克	591
第二章	祝祷在刑前	617
第三章	帅克回到先遣营	626

第一部 在后方

第一章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

“就是通过这种手段，他们杀死了我们的斐迪南^①。”女仆对帅克说。前几年，经军医审查委员会的最后审核，帅克被认为头脑有点不太正常，因此他离开了部队，从那以后开始经营卖狗的生意，也就是给那些杂七杂八的狗配上正统的证据资料。

此外，他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此时此刻他正把樟脑油涂在膝盖上，使劲地搓着。

“谁是斐迪南啊，米勒太太？”帅克问道，手仍在他的膝盖上不停地揉着。“我知道有两个斐迪南，其中一个是在老板普鲁什的杂货铺里做跑腿的，记得有一次，他还误喝了一瓶生发油；另一个斐迪南·柯柯什卡，是一个专捡狗屎的人。他们死了也不足为惜啊。”

“噢，不，先生，我说的是斐迪南大公呀。就是在科诺皮什捷^②住着的那个，胖胖的非常和善的那个……”

“上帝！”帅克吃惊地叫了起来，“怎么这么巧妙啊？这件事到底发生在哪儿？”

“是在萨拉热窝。您知道吗？用的还是左轮手枪呢，那时他正与他的夫人坐在小轿车里，从那儿经过。”

① 斐迪南大公（1863—1914）：奥皇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的侄儿，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与其妻于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萨拉热窝被暗杀。此事就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② 科诺皮什捷：斐迪南大公在捷克的城堡。

“你看看他那么威风！米勒太太，他还坐小轿车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也只有他那样的人物才配得上坐小轿车啊。但他万万没想到，坐在舒适的小轿车里去游览风光，却遭到那样的下场。而且是发生在萨拉热窝，是在波斯尼亚省的那个吗，米勒太太？我想这可能是土耳其人的主意吧。我就说吗，我们本来就不应侵略他们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①。现在好了，大家都看到了，落了个什么下场？米勒太太，这个大公的灵魂应该升天了吧！他应该是挣扎了好长时间才归西的吧？”

“不，他当时就没气了，先生。大家都晓得，左轮手枪，那可是非同一般的啊。前段时间，我们努斯列有个人在玩左轮手枪取乐时，一不小心全家人都葬于他的枪下了。下面看门的听到楼上有枪声，急忙跑上去想看个究竟，结果也丧了命。”

“你知道吗，米勒太太，有种左轮手枪，不管你多么着急，怎么也开不了它，现在像这样的东西真是太多了！不过，既然他们是打算对付大公的，那枪一定是不错的。我敢断言，米勒太太，那个杀死大公的人，在那天一定穿得不同凡响。你想想看吗，要用枪来对付一个大公，那真是不容易啊！这可不能同街头流浪汉谋杀守林员相提并论。主要是得设法接近他。大公这样有身份的人，你如果不穿得讲究一点，能接近他吗？而且你还必须戴上一个高高的礼帽，否则不等你动手，就被警察逮捕了。”

“据说，杀死大公的人不止一个呢，先生。”

“那是自然的，米勒太太，”帅克说，此刻他的膝盖已搓好了，“如果换成你，举个例子来说吧，假如想去刺杀一个帝王或者大公一类的人，你肯定得找些人一起商量呀，人多力量大嘛。他出一个好主意，你想一个好计策，这样就如同我们国歌中所唱的：‘事情定能成功。’^② 不过，有个关键，你必须抓住那个人的车子从那儿走过的那一

① 奥匈帝国一九〇八年吞并了这两个地方。

② 出自旧奥地利国歌。该歌由约瑟夫·海丁（1732—1809）于一七九七年谱曲。

瞬间。这就好像，你还没忘记鲁谢尼先生当年是如何用刀刺死我们的伊丽莎白皇后的吧？那时，他们还在一起散心呢？真是人心难测啊！从那以后，没有一个皇后敢随意地去散心了。咳，以后像这样的人遇到这种事还多着呢。现在他们已经对皇叔^①下手了，说不定——希望主保佑不发生这样的事，或许我们的皇帝也正在危难之中。这个老先生结下的冤仇可比斐迪南多着呢。正如同前几天酒店里有个人所说的那样：‘总有一天，这些做帝王的人会遭到报应的，那时他们的国家监察院也无能为力。’这个人喝完酒后却没钱付账，于是酒店老板只好叫来警察处理。他给了那老板一巴掌，又打了警察两个耳光。最后他被他们推上囚车^②抓走了，说要教训教训他。米勒太太，你还不知道，现在这种有趣的事儿太多了！这次奥地利又损失了许多。想当年，我当兵的时候，我们部队里的一个步兵，枪杀了一个大尉。他扛着一支步枪，上好了膛，直冲进办公室。办公室的值班人喝令他不要在那儿蹑跼，但他还只顾自己向前走，他说有事要禀告大尉。大尉一看到他就斥责他应该待在营房里。他就拿起枪，向大尉的前胸“通的”一枪打了过去。子弹穿过大尉的胸膛，又从背后穿了出来，搞得整个办公室一片狼藉：墨水瓶翻倒在桌上，墨水流在那些公文上，搞得不像样子。”

“那最后那个步兵怎么处理了呢？”停了片刻，在帅克已套好外罩时，米勒太太才问。

“被裤带吊死了，”帅克一边整理着礼帽一边回答，“还不是用自己的裤带呢，而是向禁闭室的看门的借的。他对那看门的撒谎说他的裤带太松了，直往下掉。你想想看，他还会坐着让别人去杀他吗，米勒太太？你也清楚的，无论谁遇上了这种事，命儿肯定是保不住的！那个看门的因此还受了处分，不仅丢了差事，还被判了六个月的徒刑，不过后来他提前越狱而逃了，据说是去了瑞士，如今在那里的一

① 皇叔：斐迪南大公为奥皇的侄子，帅克把他误当了“皇叔”。含戏谑意。

② 囚车：在奥匈帝国统治时期，在布拉格常用有栏栅的手推车将醉汉押往警察所。

个教堂里以传教为生。现在这世上的人真是越来越少了，米勒太太。我猜测，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也一定是误会了那个杀死他的人。一定是那人对他太过于奉承，因此他就毫无设防，最后反而惨遭毒手了。他被打了几枪，是一枪还是多枪？”

“听说，先生，大公被打成筛子了。他们打尽了所有的子弹。”

“干得好，太麻利了，米勒太太。假如换成我的话，要那么干必须用白朗宁。这种枪表面上看起来是个玩具，但用不了两分钟，不管他是胖还是瘦，打死二十个大公都没问题。不过，你可不能告诉别人，米勒太太，毕竟还是胖大公要容易打一点。你还没忘记葡萄牙的那个国王是如何被他的人民打死的吧？^①他就是个胖国王。其实，你知道的，根本就没有瘦国王的。算啦，不说了，我得去‘杯杯满’酒家了。如果有人来领取那只已预交了钱的小狗，你就对他说，我送它去了乡下的养狗场，几天前才给它修理了耳朵，在耳朵没有痊愈前，它是见不得风寒的，所以不能把它带走。这钥匙你去送到楼下的门房那里吧。”

这时，只有一位客人在“杯杯满”酒店里。他叫布雷特施奈德，在警察局干侦探工作。巴里维茨老板正在旁边涮着碟子。布雷特施奈德千方百计地想与他好好谈一谈，但始终没能成功。

巴里维茨粗俗的本性是远近闻名的，几乎他的每一句话中都有一个“屁”呀或者“屎”呀这一类字眼；但是他自认为自己满腹才华，见人说应该读一下雨果写的关于拿破仑的那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也即在滑铁卢战役中，老近卫军对英国人的那一段对话。^②

“今年夏季真是个好季节啊！”布雷特施奈德试图引起话题。

“好有屁用啊！”巴里维茨一边回答，一边把洗好的碟子放到橱柜中。

① 葡萄牙国王查理一世于一九〇八年二月在里斯本被刺，该国王是以奇胖出名的。

② 法国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1802—1885）在《悲惨世界》一书中，描写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滑铁卢战役时，写到法国将军康布莱纳以“屎！”一词来回答英军的劝降。在这里，巴里维茨为自己的谈吐粗俗寻找根据。

“他们在萨拉热窝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布雷特施奈德怀着一丝生机又说道。

“是哪一个‘萨拉热窝’？”巴里维茨问道，“是努赛尔酒家的那个吗？那儿天天都有打架的，远近闻名啊。”

“不，我是说波斯尼亚省的那一个萨拉热窝，老板。斐迪南大公在那儿被人刺杀了。对此事，您有何想法？”

“这些屁事与我可不相干。如果有人想与我谈这些，他先来在我的屁股上亲上一口再说吧！”巴里维茨开始警觉起来了，他一边慢慢抽起了大烟。“现在这个社会，他妈的谁若是和这类事有什么瓜葛，那真是自找死路。我是做生意的，客人来这儿要喝啤酒，我就给他倒酒！至于那些萨拉热窝啦，政治事件啦，或者哪里的大公被刺杀了，这与我屁的关系都没有！若有人想知道这类事，最终一定是去庞克拉茨^①坐牢。”

听了这句话，布雷特施奈德无话可说了，他看着空荡荡的酒店，非常扫兴。

“以前这里是不是有一幅皇帝的画像？”又过了片刻，他再次引起一个话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就挂在现在挂镜子的那儿。”

“是的，您说得没错，”巴里维茨答道，“以前是挂在那儿，但因为太招苍蝇了，弄得画上都是屎，所以我不得不把它收起来了。您也晓得的，说不准哪天有无聊的人因它而多说几句话，就可能招来他妈的一场祸害。老子这么做不他妈的太亏了吗？”

“萨拉热窝那儿肯定很乱吧，老板？”

面对这个直截了当、充满陷阱的话题，巴里维茨先生十分小心地答道：“哦，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那里向来是热得要死。记得我在那儿服役时，不得不常把冰块放在我们的额头上顶着。”

“您当兵的时候是在哪个团？老板？”

“这种芝麻大的屁事，我哪里还会记得？这些屁事，我从不关心，

^① 庞克拉茨：布拉格的一所大监狱。

也不想知道，”巴里维茨答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布雷特施奈德侦探终于再也无话可说了。他的脸色很难看，直到看到帅克进到酒店才有所好转。帅克一进酒店，便要一个啤酒，说道：“今天维也纳也应该染上黑色了。”

听到这话，布雷特施奈德的眼睛忽地亮了起来，他赶紧接话道：“科诺皮什捷已挂了十条黑纱了。”^①

“噢，应再挂两条。”帅克喝了大大一口酒，说道。

“这是为什么呢？”布雷特施奈德问。

“记忆方便呀！一打吗，算账也简单呀；一打一打地买怎么也会比零买更省钱的。”帅克答道。

紧接着，沉默了一会儿。最后帅克的一声叹息结束了它：“唉！这实在是太可惜了。还没来得及做帝王呢就上了西天。想起当年，我当兵的那会儿，有个军官骑马时不小心跌了下来，莫名其妙地就没气了。当时我们本来还要扶他起来在马上坐一会儿的，可谁知他竟然一点气都没了。本来几天之后他就可以升任为统帅了，没想到在这次演习中却丧了命。我说这些演习啊，总是带来坏事。萨拉热窝也准备了一次什么演习。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也参加了这种演习，不知怎么我的早装上有二十粒钮扣不见了，被他们发觉后，我就被送到单人禁闭室里，一蹲就是两星期。前两天，我就像个重伤员一样，根本无法动弹，因为他们把我‘扭麻花’^②啦。不过，话虽如此，部队里总得有个纪律呀，否则的话，大家都是一盘散沙。记得我们的上尉马科维茨常对我们说：‘要管住你们这些东西，必须得用纪律严格约束。你们都是猪，而我们部队就是要让你们变成人！’这话说得不无道理啊。试想，假若是在公园，比如是在卡尔拉克^③，如果每一棵树上都守着一个毫无约束的士兵，那像什么样子！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萨拉热窝事件，”布雷特施奈德赶快转到正题上来，“是出自塞

① 捷克人习惯国丧时在国旗两侧各挂黑纱若干幅，以示哀悼。

② 扭麻花：奥匈帝国军队中的一种酷刑，将犯了错的士兵的双手绑在两腿上，惩罚几天。

③ 卡尔拉克：布拉格的一个街心公园。

尔维亚人之手吧？”

“您这话可说得不对了，”帅克答道，“这完全是土耳其人策划的。他们是为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个地方。”然后，帅克又借奥地利与巴尔干半岛的外交发表了一堆观点：“一九一二年，土耳其被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以及希腊打败了，他们向奥地利求救，但被奥地利拒绝了，因此他们一气之下就干掉了斐迪南大公。”

“你对土耳其人怎么看？”帅克回头向巴里维茨问道，“你很讨厌那些信仰魔教的混蛋，是不是？”

“所有的顾客都一样，”巴里维茨答道，“土耳其人也不例外。我们是做生意的，那些政治事件，同我们屁不相干！只要你付给我钱，在酒店时乖乖地待着，想说什么说什么，我的原则就是这样。我才不关心是塞尔维亚人还是土耳其人杀死我们的斐迪南大公的，他们到底是信奉天主教还是伊斯兰教，是捷克自由党派还是无政府主义党派，这些与我毫无半点关系。”

“那也好，老板，”布雷特施奈德再次开口，他仍然抱着从这两个人口中得到一点证据，“但这是奥地利的一个惨重的损失，这一点你总不能否认吧？”

帅克抢答道：“谁也得承认这确实是一个损失，而且是个可怕的损失。斐迪南可不是一般人呐，全国也只他一个，没有谁能替代得了他的位置。只不过假如他再胖一点就更好了。”

“此话怎讲？”布雷特施奈德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

“怎么讲？”帅克得意地说，“就是这样的啦。假如他长得再胖点，早在这之前，在科诺皮什捷当他对那些捡柴的、采蘑菇的贫苦百姓们施加暴力时便会因病而死掉了。^①假若他再胖一点，他也就不用这样当场出丑了。不管怎样，总算他也是皇帝老儿的叔父呀，居然有人敢刺杀他！这消息登遍了全国报纸，简直是丢人现眼！前几年，在布杰才维策的一个集市上，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一个名叫什么

① 斐迪南大公对到他的城堡附近捡柴采蘑菇的贫苦农民的十分贪婪和残酷。

普谢季斯拉夫·卢德维克的以贩卖牲口为生的人被人给杀了。他留下了一个名叫比胡斯拉夫的儿子。可从那以后不管他的儿子去什么地方卖猪，都没人肯买，他们都说：‘他的父亲就是被人杀死的，他肯定也不是什么好货色！’直到后来，他无路可走，就到克鲁齐洛瓦桥上跳到伏尔塔瓦河里自尽了。这么一来，人们又不得不去把他捞上来，救护他，把他肚子里多余的水都挤了出来。医生还为他打了一针，但最后他还是没有活转过来。”

“你这个例子说得难免有些不恰当吧，”布雷特施奈德故意这么说道，“本来我们在说斐迪南大公，你怎么又扯上了贩卖牲口的人？”

帅克急忙辩解道：“天哪，我可绝没有把他们相提并论的意思。这一点老板是很清楚的。我从不曾把谁与谁相提并论，对不对？我仅仅是同情大公的那个寡妇夫人。如今她该怎么办？孩子们失去了父亲，科诺皮什捷没有了领导。如果再找一个其他的什么大公的话，那结果又会怎样呢？她再次和他坐车从萨拉热窝走过，然后再一次丧夫。早些时候，在离赫卢博卡不远处有个地方叫兹利维，那里有一个守林官，他的名字取得很不雅，叫平俵儿，后来一个偷猪的人杀了他，只留下了他的妻儿。一年后，他的妻子改嫁到了米德洛瓦尔的守林官家，他名叫佩皮克·夏沃洛维茨，后来他也被偷木人杀死了。第三次，这个寡妇又嫁给了一个守林官。她说：‘三能逢凶化吉，如果这次我还是这么倒霉的话，我可真是没有办法了。’可谁能料到，最后这个守林官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而这期间，她同这几个守林官已有了六个孩子。此时，她不得不去向赫卢博卡地区的爵爷那里去申诉，说这些守林官让她受够了折磨。然后他们就让她嫁给了居住在拉日茨堡的一个打鱼人，他名叫雅列什。你猜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渔夫在一次打鱼的时候掉到河里淹死了！而他和她又有了两个孩子。最后她又与沃德尼亚尼那里的一个阉猪的人结了婚。一天夜里，那个人拿起斧子砍死了她，然后去官府投案自首。当他在皮塞克州法院被吊起来用刑时，他张口就去咬牧师的鼻子，说他一点都不后悔，并且还说了一些对皇帝不恭不敬的话。”

“那他说了关于皇帝的什么话呢？”布雷特施奈德迫切想知道。

“那可不能告诉您，没有人敢把那些话复述一遍的。据说他说得非常不堪入耳，有一个法官听了以后立即就吓得精神失常了。为了不让人知道这些话，他们把他一直关到现在。这些话可绝不同于那些醉鬼们不清醒时说的一些关于皇帝老爷的坏话啊。”

“那你能告诉我，醉鬼们经常怎样说皇帝的坏话吗？”布雷特施奈德问。

“求求你们，不要再说这个话题了！”老板巴里维茨说，“你们也是了解我的，我对这些事毫无半点兴趣。不要随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准哪句话就会给你们招来一场祸害。”

“醉鬼说皇上的什么坏话？”帅克复述了一遍问话，“什么坏话都说。您也不妨做个试验：让自己喝得烂醉如泥，然后听人奏奥地利国歌，您一定会说出许多关于皇帝的坏话来。假若其中有一半是事实，皇帝的脸也就丢尽了。不过这个老先生，说实在的，还不至于这么坏，可这也确实够让他丢脸了。你看看，他的儿子鲁多尔夫^①本来正值年轻体壮的青年时期，却莫名其妙地没命了；妻子伊丽莎白又被人刺杀了；然后他的兄弟杨·奥尔特^②也突然间没了踪影；另一个兄弟墨西哥皇帝^③在碉堡墙下也被处以死刑，现在他的叔父又遭人暗杀，真是‘屋漏又遇连阴雨’啊。若没有坚强的承受能力，他如何受得了啊。假如此时一个醉鬼，大发酒疯，当着他的面把这些都抖了出来，他可怎么禁得住啊！如果现在要打仗的话，我一定死心塌地效忠皇上，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帅克又大大喝了一口，然后继续说道：“您别以为皇帝对此事会

① 鲁多尔夫（1858—1889）：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与伊丽莎白所生的唯一的儿子，暴死于一八八九年一月三十日，死因不明。

② 杨·奥尔特（1852—？）：哈布斯堡皇族旁系的太公，他抛弃了公爵头衔，于一八八九年接受平民姓氏奥尔特，从一八九〇年起就生死未卜、音讯全无了。

③ 墨西哥皇帝：即马克斯米利杨（1832—1867），哈布斯堡族大公，于一八六四年由法国侵略者扶上墨西哥皇帝的宝座，一八六七年六月十九日被墨西哥共和军所俘，处决在凯莱达洛城堡。

忍气吞声，您对他太不了解了。和土耳其人打一仗是早晚的事。哼！他们居然敢对我的叔父如此无理！那等着吧，我决不会放过他们的！这一仗是必打无疑的，而且我们会有塞尔维亚和俄国做援助的。等着看好戏吧。”

帅克描述他对将来的设想时，那表情真是可爱极了。他满脸纯真的微笑，犹如明月当空，格外皎洁。听他的话音，似乎一切都控制在他手中。

“不过，也有这个可能，”他继续着他对未来的预言，“当我们同土耳其开战时，德国人可能会站在土耳其一边，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是世界上特等的大恶人。我们也可以去找法国帮忙，因为在一八七一年，他们和德国就结了怨。这么一来，可真够红火的。总之这一仗一定会打，我也不再多说什么了。”

布雷特施奈德严肃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说：“你不必多说了。跟我到走廊里去，我要和你说句话。”

布雷特施奈德把帅克带到走廊里。明明几分钟前还是一个谈话的客人，眨眼之间给他看了双头鹰证章^①，告诉他被捕了，而且要他马上去警察局走一趟，这实在令他十分惊讶。帅克努力申辩道，一定是产生了什么误会，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犯法，甚至从没有说过一句可能有辱别人的话。

但是布雷特施奈德告诉他，他的罪行不止一两条，而且最重要的是犯了背叛祖国的罪。

随后，他们又返回到酒馆里。帅克对巴里维茨说道：

“我已要了五杯啤酒，一个三角面包及一根煮香肠，请再给我一杯李子酒，然后我就得离开了，因为我被逮捕了。”

布雷特施奈德又拿出双头鹰证章让巴里维茨看了一眼，上下看了他一会儿，问：

“您有妻子吗？”

^① 双头鹰证章：奥地利秘密警察的证章。

“有。”

“当您离开这酒店时，您妻子可以帮您经营这酒店吗？”

“可以。”

“那太好了，老板，”布雷特施奈德松了一口气，说，“您让您妻子来照顾生意，晚上我们来接您。”

“没关系，”帅克安慰道，“我也仅仅是因为犯了一条背叛祖国罪而已。”

“我犯了什么罪呀？”巴里维茨心中十分不满，“我向来都是谨慎行事的呀！”

布雷特施奈德非常得意地笑了一下，说道：“就因为你说皇上的画像招来了许多苍蝇屎！你的这种观念，必须全部被剔除的。”

然后帅克带着满脸天真而纯朴的微笑，紧随着侦探告别了“杯杯满”酒店。当他们在大街上行走时，他问道：

“我是否得从人行道上爬过去？”

“什么意思？”

“因为，既然我犯了法，那我就没有一个正常人所拥有的权利了，就不能直起身体来走路啦。”

当来到警察局门前时，帅克又说：

“没想到这一路上还真顺利。您也是‘杯杯满’酒店的常客吗？”

当帅克被叫到传讯室进行问话时，“杯杯满”酒店里，巴里维茨的太太愁眉不展，听着巴里维茨向她介绍酒店的生意怎样做，巴里维茨故意装作毫不畏惧的样子说：

“好了，别哭啦！你以为一张被苍蝇拉了屎的皇帝老儿的画像就能难得住我？”

就是这样，天真善良的好兵帅克通过那特有的方式参与了世界大战。为何他能对将来的事预言得如此准确，这还有待于史学家们的研究。如果以后发生的事果然如他在“杯杯满”酒店里所预料的那样的话，那我得说明一点，帅克可从未接受过这样的培训啊！